蒙韃備錄校注

雄集羣籍疏證本書兼采異文旁及音詁此漢儒注史家法今惟於聞喜裴氏父子三國志注史記集解二書藉得想見兩京授受舊制自李唐注史諸家漸乖古例至宋而蕩然盡矣

國朝乾嘉道前輩亦有規模裴體成書者頗繁徵富引微少別擇同時通人已有譏議後來諸家多蹈此失曹君君直劬書稽古勤心校纂前有司馬法注之輯收諸美備編次有法久爲學人推重近以宋孟珙蒙韃備錄一書卷帙雖少頗紀載諸事多足證補正史外漏因爲之校注寫定大凡一以裴氏爲則蓋漢儒家法之學也徵繁能當文簡得要爲藝林必傳之作由君直專力治奇渥溫朝一代史事於蒙古國語合音譯語對音妙有心得類若人名地

名諸書紀著文多各別如詒者見之不禁目瞠心搖莫決是一是二而君直於注文諸條一一疏通證明令閱者渙然疑釋從知其力勤心細矣近更於對音之學融會貫通以譯滿洲西洋之語音繙尋元史地理志得自和林通歐洲兩路欲合古今輿地圖志稽道里遠近核名字異同譔爲一書其成也關係有用之學尤大詒謹拭目以覩成也辛丑孟陬祥符周星詒

蒙韃備錄若干卷宋棗陽孟珙著清吳縣曹元忠校注訖常熟張鴻乃言曰嗚呼覘國之道豈無學哉周室東遷諸侯並起強凌弱事鬭智角謀降至戰國觚譎彌甚縱橫長短心目熒焉蠻觸之爭雖在蝸角機械之變迺爲權輿秦漢統一雄長區宇隋唐代興賓主天下雖有匈奴戎羯之患突厥回鶻之族時有猖獗卒爲臣僕折衝之才未宏其用炎宋受命乃値遼強燕雲不歸澶淵幸勝聘問使命禮以弟兄金元代嬗世有戎禍雄傑之士殫智竭忠上策用間實繁有徒然能析其種類洞其強弱知其嗜好識其將帥如珙等輩吁其鮮矣宜其仗節麾旄威行襄鄂桓桓抗稜爲宋虎臣者也嗟乎嘉道以來海國麕至負其才戟抗衡上國會盟往來粤

有使命輶車日出篤節四馳把翰賫素輒成卷軸記載繁富博而鮮要迂儒詆其浮淫華士醉其侈靡媢學者證古以矜博眩才者摭詞以富文求其洞見形勢默籌人已疆場有事可爲龜鑑吾聞其語求見其人載讀珙書今無其匹後有英儁讀而師之探譯形勢先論理術考強盛之基溯整肅之俗吾國之興或係於此至其注之體簡而盡上符二裴詳符周先已述其義故不贅也光緒辛丑夏張鴻謨

元和祝秉綱
弟元森同校

蒙韃備錄

宋　孟珙撰　　東吳　曹元忠校注

立國

韃靼始起地處契丹之西北族出於沙陀別種故於歷代無聞焉

其種有三曰黑曰白曰生

元忠按宋黃震古今紀要逸編云初韃靼與女眞同種皆靺鞨之後其居混同江之上者曰女眞其居陰山之北者曰韃靼韃靼之近漢尚能火食者曰熟韃靼其遠於漢惟事射獵以爲食逐水草以爲居覩草青爲一歲者曰生韃靼生韃靼有二曰黑曰白白而今盛者曰黑韃靼黑白初皆事女眞黑韃靼至忒沒眞

叛之自稱成吉斯皇帝所言覩孟珙爲詳

又按西洋艾約瑟所譯東遊紀畧加比尼使事摘錄云加比尼書中所記諸蒙古之事蒙古是又號曰達達蓋其人居近達達河而得名也

所謂白韃靼者顏貌稍細爲人恭謹而孝遇父母之喪則務

元忠按務鈔本及古今說海本宋人百家小說本俱作嫠茲改

其面而哭嘗與之聯轡每見貌不醜惡其腮有刀痕者問曰白韃靼否曰然

元忠按宋宇文懋昭大金國志記初興風土云其親友死則以刀割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宋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稱女

眞云其死亡則以刀剺額血淚交下謂之送血淚宋文惟簡虜廷事實亦云嘗見女眞貴人初亡之時乃以小刀輕鬁額上血淚淋漓不止更相拜慰須臾則男女雜坐飲食舞弄極其懽笑此何禮也白韃靼郎金也

凡掠中國子女教成郤

元忠按郤下鈔本及說海本俱闕一字當據宋人小說本補歸字

之與人交言有情今彼部族之後其國乃韃主成吉思之公主必姬權管國事

元忠按必姬注見後

近者入聘於我宋副使速不罕者

元忠按元史太宗二年本紀睿宗列傳並作搠不罕

乃白韃靼也每聯轡間速不罕未嘗不以好語相陪奉慰勞且曰辛苦無管待千萬勿怪所謂生韃靼者甚貧且拙且無能為但知乘馬隨眾而已今成吉思皇帝及將相大臣皆黑韃靼也大抵韃人身不甚長最長者不過五尺二三亦無肥厚者其面橫闊而上下有顴骨眼無上紋髮鬚絕少形狀頗醜

元忠按加比尼使事摘錄云加比尼書中言蒙古人狀貌與他族人異大概其人之目與頰中間相距甚寬顴骨高凹鼻小而平目張則上眼胞皮幾與眉連其頂髮兩旁全行剃落與耶穌

教中之脩士同而項正中處留髮甚長四周餘髮分綰二辮詞

復合辮爲一垂於腦後

惟今韃主忒沒眞者其身魁偉而廣顙長髯人物雄壯所以異也

元忠按宋徐霆黑韃事畧云今韃主兀窟碍丙午生胡而黑韃

人少髯故胡多必貴也觀此知長髯者非獨太祖也太宗亦然

成吉思乃舊牌子頭結褁之子牌子頭者乃彼國十人之長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民戶體統十人謂之排子頭自十而百

百而千千而萬各有長故元祕史亦有立千百戶牌子頭之語

制詳元蘇天爵元文類經世大典敘錄軍制篇及元史兵志

又按北盟會編稱女眞云其官名則以九曜二十八宿爲號曰

諳版孛極烈大官人孛極烈官人其職曰忒毋萬戶萌眼千戶
毛毛可百人長蒲里偃牌子頭孛極烈者糾官也猶中國言總
管云知元初牌子頭蓋沿金制結婁者孛極烈之對音字

今爲創國之主諱曰成吉思皇帝東征西討其國強大

韃主始起

今成吉思皇帝者甲戌生彼俗初無庚甲今考據其言而書之易
於見彼齒歲也其俗每以草青

元忠按草青鈔本作青草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爲一歲人有問其歲則曰幾草矣亦嘗問彼月日

元忠按月日鈔本作日月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笑而答曰初不知之亦不能記其春與秋也每見月圓爲一月見草青遲遲方知是年有閏月也

元忠按黑韃事略云其正朔昔用十二支辰之象原注如子曰鼠兒年之類今用六甲輪流原注大日甲子年正月一日或三十日皆漢人契丹女眞教之若韃之本初不理會得但是草青則爲一年新月初生則爲一月人問其庚甲若干則倒指而數幾青草與此錄合又按北盟會編稱女眞云其人不知紀年問之則曰吾見青草幾度以草一青爲一歲據知金元初開國時風俗相同

成吉思少被金人虜爲奴婢者十餘年方逃歸所以盡知金國事宜其人英勇果決有度量能容衆敬天地重信義

元忠按元史及元祕史皆無被擄事
所傳忒没眞者乃小名爾初無姓氏亦無名諱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主初僭皇帝號者小名曰忒没眞僭號
曰成吉思皇帝元史太祖本紀元陶宗儀輟耕錄列聖授受正
統並作鐵木眞皇元聖武親征錄元祕史並作帖木眞
欽定蒙古源流作特木津皆與忒没眞對音
近年以來有女眞叛亡之臣爲用所以譯曰成吉思皇帝或曰成
吉思者乃譯語天賜兩字也
元忠按成吉思乃羣臣共上之尊號見太祖紀及親征錄其以
爲尊號者蒙古源流云特穆津年至二十八歲次巳酉於克嚕

倫河北郊即汗位前三日彼清晨至前方石上有一五色鳥鳴云青吉斯青吉斯叶其祥號稱索多博克達青吉斯汗未詳青吉斯何義覩叶其祥號云云或與譯語天賜兩字相近故蒙古源流云伊蘇凱巴圖爾之烏格楞哈屯生一子極靈秀爲之卜名適遇特穆津遂命乳名曰天賜之特穆津云伊蘇凱即也速該烏格楞哈屯即訶額侖皆對音字

又按哈屯係韃靼婦人之稱明茅元儀武備志載韃靼譯語人物門婦人曰哈屯亦作哈敦武備志又載衞門防禦考所載譯語官家娘子曰哈敦祥符周先生星詒謂哈屯哈敦似皆可敦之轉音是也

國號年號

韃國所鄰前有乣

元忠按乣鈔本及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俱作糺茲改

族左右乃沙陀等諸部

元忠按部鈔本作郡據說海本改

舊有蒙古斯國

元忠按蒙古斯與盲骨子對音宋洪皓松漠紀聞云盲國子契丹事迹謂之朦古國即唐書所謂蒙兀部蒙兀亦蒙古對音古今紀要逸編云又有蒙古國者在女眞東北金亮時與韃靼並爲邊患至我嘉定四年韃靼始併其國名號稱大蒙古國韃靼

於是始大而武汲屓爲韃靼始興之主亦視孟珙所言爲詳在金人僞天會閒亦嘗擾金虜爲患金虜嘗與之戰後乃多與金帛和之按李諒征蒙記曰

元忠按北盟會編書目有征蒙記注云僞官李大諒又炎興下帙引征蒙記及僞官李成男李大諒征蒙記金人李大諒征蒙記有云大諒本貫雄州歸義縣父成先係雄州弓手於宣和七年累立戰功自保義郎轉至青州觀察使率衆歸附前齊云云與宋陳振孫書錄解題僞史類征蒙記一卷金人明威將軍登州刺史李大諒撰建炎鉅寇之子隨其父成降金者也相合大諒鈔本說海本宋人小說本皆作李諒蓋誤敓大字也

蒙人常改元天興
元忠按宋王應麟玉海律厤門載歷代年號有天興注云蒙國斯當即據征蒙記蒙國斯即蒙古斯也
自稱太祖元明
元忠按明鈔本作朝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皇帝今韃人甚朴野畧無制度珙常討究於彼聞蒙已殘滅久矣蓋北方之國或方千里或方百里興衰起滅無常今韃之始起並無文書凡發命令遣使往來止是刻指以記之爲使者雖一字不敢增損彼國俗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韃人本國者止用小木長三四寸刻

之四角且如差十馬則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數也其俗淳而心專故言語不差其法說謊者死故莫敢詐僞雖無字書自可立國此小木即古木契也據知刻指亦沿金之刻字北盟會編稱女眞云其法律吏治則無文字刻木爲契謂之刻字是也

又按宋王易燕北錄云木刻子牌約一十二道上是番書急字左面刻作七刻取其本國已歷七世也右面刻作一刻旁是番書永字其字只用金鍍銀葉陷成長一尺二寸以來每遇往女眞韃靼國取要物色抽發兵馬用此牌信帶在腰間左邊走馬其二國驗認爲信據此知女眞韃靼皆沿遼制矣

其俗既朴則有回鶻爲鄰每於兩河博易販賣於其國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大率韃人止欲紵絲鐵鼎色木動使不過衣食之需漢兒及回回等人販入草地韃人以羊馬博易之據知博易即市易之謂北盟會編稱女眞亦云其市易則惟以物博易是也

迄今文書中自用於他國者告用回鶻字如中國笛譜字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回回者則用回回字鎭海主之回回字只有二十一箇字母其餘只就偏旁上湊成又記蒙古字云其事書之以木杖驚蛇屈蚓如天書符篆如曲譜五凡工尺回回字殆兄弟也據知回鶻字亦如曲譜之五凡工尺故謂如中國笛譜字

又按明葉子奇草木子雜制篇云元朝行移文字其正書則自前而後蒙古書則自後而前畏吾兒字則橫書畏吾兒字即所謂回鶻字也回鶻即畏吾之對音畏吾又即偉兀之對音元歐陽元圭齋文集高昌偰氏家傳云回紇即今偉兀也回紇嘗自以其鷙捷如鶻請於唐更以回鶻爲號偉兀者回鶻之轉聲也是其證

今二年以來因金國叛亡降附之臣無地容身願爲彼用始教之以文書於金國往來卻用漢字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行於漢人契丹女眞諸亡國者只用漢字移剌楚材主之卻又於後面年月之前鎮海親寫回回字云付

與某人據此可見元初文書之制

又按元初文書用漢字者謂之漢兒字書元王逢梧溪集敬題諭淮安宋安撫詔後附至元十二年七月詔注云漢兒字書是也

去年春珙每見其所行文字猶曰大朝又稱年號曰兎兒年龍年自去年方改日庚辰年今日辛巳年是也

元忠按庚辰爲宋寗宗嘉定十三年元太祖於是年改去龍兒年年年號而輟耕錄載邱處機陳情表猶稱龍兒年三月日奏者知改在三月後矣又據今日辛巳年云云知此錄作於宋寗宗嘉定十四年

又按明陸深春風堂隨筆云方言以十二生肖配十二辰爲人命所屬莫知所起北齊周宇文護母留齊貽書護曰昔在武川鎭生汝兄弟大者屬鼠次者屬兔汝身屬蛇當時已有此語北狄中每以十二生肖配年爲號所謂狗兒年羊兒年者豈此皆胡語耶然則兔兒年龍兒年之稱由來旣久故終元之世亦不盡改如元洞林寺藏經記碑陰所載聖旨有羊兒年鼠兒年雞兒年牛兒年虎兒年馬兒年天寶宮聖旨碑又有泰定三年虎兒年云云俱見方履籛金石萃編補正不盡如孟珙所言也

又慕

元忠按慕鈔本作纂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蒙爲雄國故以其

元忠按宋人小說本無其字蓋誤欸

國號曰大蒙古國

元忠按高昌偰氏家傳載仳俚伽語有孳吾衆歸大蒙古國云

云爲元初號大蒙古國之證

亦女眞亡臣教之也珙親見其權皇帝摩睺國王

元忠按摩睺國王注見後

每自稱曰我韃靼人凡彼大臣元帥皆自稱曰我彼亦不知其爲

蒙是何等名字何爲國號何爲年號今所行文書皆亡臣識字者

強解事以教之耳南遷錄載韃有詔與金國稱龍虎九年非也

元忠按書錄解題有金人南遷錄一卷稱張師顏撰下云頃初見此書疑非北人語其間有曉然附會者或曰華岳所爲也近扣之汴人張總管翼則云歲月皆牴牾不合益證其妄直齋所言與孟珙似合然宋東若水脚氣集云秦檜議和殺害名將後人猶以爲愛東南金國遷汴之時其直學士孫大鼎奏疏明言天會八年之冬諸大臣會於黑龍江之柳林相議謂檜可用下云秦檜自謂欺世不料後日金人自言之南遷錄甚詳又王應麟困學紀聞自注金虜南遷錄載孫大鼎疏言遣檜間我以就和檜之姦狀著矣云云據知南遷錄亦有未可厚非者以愚觀之更遲年歲則金虜叛亡之臣必教之撰其誕日以爲節

又必教之改年立號也矣

太子諸王

成吉思皇帝兒弟凡四人成吉思居長大皇弟

元忠按弟鈔本作帝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久已陣亡二皇弟名便古得那

元忠按宋人小說本那下有見在國中四字與 國朝邵遠平

續宏簡錄注所引同當據補

三皇弟名忒沒葛眞所統多係自己人馬善戰有功

元忠按輟耕錄大元宗室世系講烈祖神元皇帝下有太祖皇

帝淄王搠只哈撒兒濟王哈赤溫鐵木哥斡赤國王原注即斡眞那顏

廣甯王別里古台原注郎字舊古歹元祕史云訶額侖生了四箇兒子一名帖木眞一名台撒兒一名台赤溫一名帖木格考祕史上文有云太祖的弟別勒古台而記訶額侖所生無之者知別勒古台卽別里古台亦卽此錄之便古得那爲太祖異母弟與太祖同母者如台撒兒卽哈撒兒台赤溫卽哈赤溫帖木格卽鐵木哥斡赤國王亦卽此錄之忒沒葛眞凡四人

又按忒沒葛眞元史宗室世系表作鐵木哥斡赤斤黑韃事畧作忒沒哥窩眞原注或呼爲窩陳又呼爲皇聖大王乃忒沒眞弟皆與忒沒葛眞對音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太祖皇帝兄弟凡四人太祖居長大皇弟久已陣亡二皇帝名便古得那見在國中三皇帝名忒沒葛眞

所統多自巳人馬善戰有功謂其名皆與元史異姑存以備考

其實邵氏未知對音故以爲與元史異也

成吉思有子甚多長子此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時陣亡台弟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二太子名阿𢧐四太子名天吏五太子名德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又有十數人乃庶生也

元忠按輟耕錄大元宗室世系譜太祖皇帝下有朮赤太子察合台太子太宗皇帝睿宗皇帝兀魯赤太子果里干太子原注即缺劉堅又列聖授受正統云太宗英文皇帝諱窩濶台睿宗仁聖景襄皇帝諱拖雷元史宗室世系表同惟缺劉堅作濶列堅亦對音字考太祖長子爲朮赤二爲察合台當即約直三爲太宗窩

濶台當卽阿戴四爲睿宗拖雷當卽天斐五爲兀魯赤當卽龍孫求之對音也無不脗合也惟果里千太子此錄無之者當非正后所生爾

又按黑韃事畧云忒沒眞僞太子拙職（原注已殺死了）僞二太子茶合䚟（原注見出戍回回國）僞三太子兀窟䚟（原注卽今韃主）僞四太子駝欒（原注自河南歸病死以上四人並忒沒眞子）卽朮赤察合台窩濶台拖雷之對音也古今紀要逸編亦稱窩濶台爲兀窟䚟拖雷爲駝欒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時太祖有子甚多長子北因破金國攻打西京雲中陣亡第二子卻爲大太子名約直三太子名阿戴四太子名鬫五太子名龍孫皆正后所生其下十數人皆庶出按

此與元史全異云云其實非異也邵氏自不知對音耳

女七人長公主曰阿其縶拽今嫁豹突駙馬

元忠按阿其縶拽亦作火臣別吉故元史諸公主表孛秃繼室以太祖女昌國大長公主火臣別吉孛秃傳云復妻以王女火臣別吉火臣又作果真故元文類張士觀駙馬昌王世德碑云高祖孛秃高祖妣公主果眞果眞與火臣對音火臣別吉與阿眞縶拽對音疑阿其乃阿眞之譌太祖紀有帝女火阿眞伯姬及親征錄有公主火阿眞伯姬可證又豹突元史作孛秃親征錄作孛徒駙馬黑韃事畧作撥都馬原注忒沒眞之壻孛秃孛徒撥都皆與豹突對音

二公主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國亡臣白四部死寡居今領白韃靼國事日逐看經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巳出

元忠按白四部即太祖紀之白達達部主阿剌忽里親征錄作王孤部主阿剌忽思的乞火力元史本傳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傳云既平乃蠻太祖留阿剌兀思剔吉忽里歸鎮汪古部爲其部眾所殺其妻阿里黑攜幼子孛要逃難云云正與元文類閻復駙馬忠獻王濶里吉思碑同據碑及元史阿里黑乃孛要合之母孛要合所尙公主名阿剌海別吉公主表趙昌大長公主阿剌海別吉太祖女適趙武毅王孛要合是也此錄以阿里

黑爲公主似誤

又按黑韃事畧云白厮馬原注云一名白厮卜卽白韃僞太子忒沒眞壻僞公主阿剌罕之前夫始知白厮馬卽白四部僞公主阿剌罕卽阿里黑赤卽阿剌海別吉阿里黑與阿剌罕阿剌海對音必姬與別吉對音豈孛要合所尙阿剌海別吉公主如冒頓妻前母于闕氏乎疑以傳疑姑從蓋闕之例

三公主曰阿五嫁尙書令國舅之子

元忠按國舅卽按陳那顏元史特薛禪傳歲丁亥賜號國舅按陳那顏此錄下文云按赤那邪見封尙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親征錄作安赤那顏元文類程鉅夫應昌府報恩寺碑作爵

國忠武王按赤那演又云太祖之孫僻赤干公主下嫁王子納陳據此則嫁納陳者乃太祖孫女非三公主也孟珙所言恐是傳聞之誤

又按公主表云魯國大長公主也速不花睿宗女也適皇國舅按嗔那顏子斡陳駙馬又魯國公主薛只干太祖孫女適斡陳弟納陳駙馬與特薛禪傳斡陳尚睿宗女也速不花公主合雖其弟納陳未言尚公主事然有程鉅夫碑可證則亦非太祖女也太祖女為也立可敦公主適亦都護巴而述阿兒忒的斤亦見公主表

又按續宏簡錄注引太祖女七人長曰阿其鱉拽嫁豹突駙馬

二曰阿里黑百因俗曰必姬夫人嫁金國亡臣白四部寡居令白韃靼國事有婦士數千人事之凡征伐斬殺皆自已出三曰阿五嫁尚書令國舅之子餘未知名覩此錄稍畧者邵氏以意槩括之

餘未知名孫男甚衆

諸將功臣

元勳乃彼太師國王沒黑助者小名也中國人呼曰摩睺羅彼詔誥則曰謀合里南北之音輕重所訛也

元忠拔里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理沒黑助摩睺羅謀合里皆與木華黎對音黑韃事畧作魯花里亦木華黎之對音

見封天下兵馬大元帥行省太師國王乃黑韃靼人十年以來東征西討威震夷夏征伐大事皆決於已故曰權皇帝衣服制度全用天子禮有兒曰計里歌那自有千騎不任事弟二人長曰抹歌見在成吉思處爲護衛次曰帶孫郡

元忠按郡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歸乃傳寫之譌

王每隨侍焉國王每戒所部將士如已兄弟只以小名稱之不許呼他

元忠按元祕史云時札剌赤兒種的人帖列格秃伯顏有三子教長子古溫兀阿時他二子横合里不合拜見太祖與了以元史木華黎傳證之札剌赤兒即札剌兒氏古溫兀阿即孔溫窟

吶模合里即木華黎。則不合即抹歌兔帶孫亦見木華黎傳有

疾篤召其弟帶孫云云塔塔兒台傳有孔溫窟哇第三子帶孫

郡王之後云云與此錄合。

國王止有一子名袍阿美容儀不肯剃婆焦只裹巾帽著窄服能

諸國語

元忠按袍阿即力博窩之對音。黑韃事畧魯化里國王原注云

黑韃人力博窩之父察剌溫之祖也力博窩又爲孛魯之對音。

孛魯通諸國語亦見木華黎傳。

其次曰兔花兒太傅國公聲名亞於摩睺羅

元忠按兔花兒宋史孟珙傳黑韃事畧作秃花原注云即阿海

之弟實耶律秃花也元史有傳

又有鴟博者官亦穹見隨成吉思掌重兵

元忠按鴟博元史本紀及親征錄作哲別亦作遮别元祕史作者别云軍器之名也　欽定元史國語解以爲梅鍼箭之名與元祕史合

又其次曰按赤那邪見封尚書令乃成吉思正后之弟部下亦有騎軍十餘萬所統之人頗循法韃人自言隨國王者皆惡隨尚書令者皆善也

元忠按按赤那邪注見前

其次曰劉伯林者乃燕地雲內州人先爲金人統兵頭目奔降韃

主有子甚勇而韃主忒沒眞長

元忠按長鈔本作者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子戰死遂將長子之妃嫁伯林之子同韃人破燕京等處甚有功

伯林昨已封王近退閑

元忠按閑鈔本作閒據說海本改

於家其子見爲西京留守

元忠按劉伯林元史有傳其子乃劉黑馬也

又其次曰大葛相公乃紀家人見留守燕京

元忠按大葛卽撒曷對音古今紀要逸編云嘉定五年十一月

忒沒眞留大酋撒曷國女眞於燕京而身督三道兵分取河東

河北山東三路九十餘郡與此錄合知大葛郎撒曷之對音撒曷又即石抹之對音故元李志常長春真人西遊記稱石抹相公即石抹也先也元史有傳紀家疑乣軍之譌

次曰劉八者乃阿鵓人已老亦在燕京

元忠按劉八西遊記稱宣差相公劉八當即扎八兒火者元史有傳

同任事燕京等處有乣蠻兒元帥

元忠按乣蠻兒元帥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並作紙蟬兒無師乃傳寫之譌

史元帥劉元帥等甚眾

元忠按此即耶律禿花傳所謂統萬戶札剌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之事糺𢇁兒即札剌兒之駁文也札剌兒與兀魯兀台忙兀弘吉剌亦乞列思五人協贊大業太祖即位命其子孫各因其名爲氏號五投下見朮赤台傳

各有畢馬皆聽摩睺國王命令

任相

首相脫合太師者乃兔花太傅之兄原女真人極狡猾兄弟皆歸韃主

元忠按主鈔本作王據說海本改

爲將相

元忠按脫合即耶律阿海西游記作太師阿海元史三公表有
太師阿海又稱和林廣記多載國初之事內有太師阿海之名
皆此耶律阿海也元史有傳
其次韃人宰相乃卒將奪合
元忠按卒將奪合與別里古台對音故別里古台傳有嘗立爲
國相之語別里古台食貨志作孛羅古斛亦對音字
又有女眞七金宰相
元忠按七金當卽太祖十年紀之金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通
州降亦有但稱七斤者親征錄云巳亥金右副元帥七斤以通
州降是也

餘者未知名率皆女眞亡臣向所傳有白倫李藻者爲相今亡見

一處有所題曰白倫提兵至此今亦未知存亡

元忠按倫倫兩字必有一譌特鈔本說海本宋人小說本皆如

是無從校改

燕京見有移剌晉卿者契丹人登第見爲內翰掌文書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相四人曰按只䚟原注黑韃人有謀而善斷曰移剌

楚材原注字晉卿契丹人或稱中書侍郎曰粘合重山原注女眞人或稱將軍共理漢事曰

鎭海原注回回人專理回回國事所謂移剌楚材即耶律楚材也楚

材湛然集從容庵錄序亦自稱移剌楚材元史有傳

又有楊彪者爲吏部尚書

元忠按西游記有云時京城吾道孫周楚卿楊彪仲文云云下云此數君子師寓玉虛日所與倡和者也知楊彪字仲文玉虛者

欽定三希堂石渠寶笈法帖元迺賢書南城詠古有玉虛宮注云主宮張眞人貌甚清古知玉虛爲燕城宮觀名

楊藻者爲彼北京留守珙所見國王之前有左右司二郎中

元忠按元蘇天爵元朝名臣事畧太師魯國忠武王下引世家云巳卯以蕭祔特穆爾爲左司郎中狠川張瑜爲右司郎中珙所見當卽其人

使人到則二人通譯其言語乃金人舊太守女眞人也

元忠按松漠紀聞云金國之法夷人官漢地者皆置通事原注卽譯

語官也

元沿金制故黑韃事畧亦云其語言有音而無字譯而通之謂之通事

軍政

韃人生長鞍馬間人自習戰自春徂冬旦旦逐獵乃其生涯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圍場自九月起至二月止凡打獵時常食所獵之物

故無步卒悉是騎軍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軍即民之年十五以上者有騎士而無步卒人人三騎或六七騎或五十騎謂之一糾原注都由切糾即一隊之謂即糾軍之糾沿金制也

起兵數十萬略無文書只元帥至千戶百戶牌子頭傳令而行

元忠按牌子頭注見前

凡攻大城先擊小郡掠其人民以供驅使乃下令曰每一騎兵必欲掠十人人足備則每名需

元忠按需鈔本作取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草或柴薪或土石若干晝夜迫逐緩者殺之迫逐塡塞壕塹立平或供鵞洞砲座等用

元忠按北盟會編引范仲熊北記云雲梯既不能上乃用鵞車洞子狀如數間屋背以牛皮裹之下面藏數十人執鍬钁掘城於鵞車洞子由小梯欲登城又引石茂良避戎夜話云金人攻

城之具又有鵞車洞子原注兵法謂木驢也之類洞子其狀如合掌上銳下濶人往來其中節次續之有長三十餘丈者上用生牛皮鐵葉裹定內用濕氊中用大窗矢石火礮皆不能入所謂鵞洞即此鵞車洞子蓋沿金制

不惜數萬人以此攻城壁無不破者城破不問老幼妍醜貧富逆順皆誅之略不少恕凡諸臨敵不用命者雖貴必誅凡破城守有所得則以分數均之自上及下雖多寡每留一分為成吉思皇帝獻餘物則敷俵有差

元忠按太祖紀帝發兵於兀魯回失連眞河伐按赤塔塔兒察罕塔塔兒二部先誓師曰苟破敵逐北見棄遺物愼無獲俟軍

事畢散之又元祕史云成吉思於荅闌捏木兒格思地面與察阿安塔塔爾四種對陣未戰之先號令諸軍若戰勝時不許貪財既定之後均分皆與此錄合

宰相等在於沙漠不臨戎者亦有其數焉凡征伐謀議先定於三四月間行於諸國又於重五宴會共議今秋所向各歸其國避暑收養至八月咸集於燕都而後啟行

元忠按太祖紀歲甲子帝大會於帖麥該川議伐[illegible]蠻羣臣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是其證

馬政

韃國地豐水草宜羊馬

元忠按太祖紀云時皇弟別里古台掌帝乞列思事播里掌薛
徹別吉乞列思事注云乞列思華言禁外繫馬所也元初重牧
事如此
其馬初生一二年即於草地苦騎而教之卻養三年而後再乘騎
故教其初是以不蹄齧也千馬為羣寂無嘶鳴下馬不用控繫亦
不走逸性甚良善日間未嘗芻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隨其草之
青枯野牧之至曉搭鞍乘騎並未始與豆粟之類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霆嘗考韃人養馬之法自春初罷兵後凡
出戰好馬並恣其水草不令騎動直至西風將生則取而控之
縶於帳房左右啖以少些水草經月膘落而實騎之數百里自

然無汗故可以耐遠而出戰尋常正行路時並不許其喫水草

蓋辛苦時喫水草不成膘而生病此養馬之良法南人反是所

以馬多病也

凡出師人有數馬日輪一騎乘之故馬不困弊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霆往來草地未嘗見有一人步行者其出

軍頭目人騎一馬又有五六疋或三四疋馬自隨常以準備緩

急無者亦須一二疋

糧食

韃人地饒水草宜羊馬其爲生涯止是飲馬乳以塞饑

元忠按錢鈔本作飲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渴凡一牝馬之乳可飽三人出入止飲馬乳或宰羊爲糧故彼國中有一馬者必有六七羊謂如有百馬者必有六七百羊羣也如出征於中國食羊盡則射兔鹿野豕爲食故屯數十萬之師不舉煙火近年以來掠中國之人爲奴婢必米食而後飽故乃掠米麥而於劄寨處亦煑粥而食彼國亦有一二處出黑黍米彼亦煑爲

解粥

元忠按此文當作彼亦解煑爲粥因說海本朱人小說本同此姑仍之

征伐

韃人在本國時金虜大定間燕京及契丹地有謡言云韃靼去趕

得官家沒去處葛酋雍宛轉聞之驚曰必是韃

元忠按韃宋人小說本作靼

人爲我國患乃下令極於窮荒出兵勦之每三歲遣兵向北勦殺

謂之減丁迄今中原人盡能記之曰二十年

元忠按年下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有前字當據補

山東河北誰家不買韃人爲小奴婢皆諸軍掠來者今韃人大臣

當時多有虜掠往於金國者

元忠按草木子雜制篇云北人女使必得高麗女孩家僮必得

黑厮不如此謂之不成仕宦與此錄合

且其國每歲朝貢則於塞外受其禮幣

元忠按幣米人小說本作弊誤

而遣之亦不令入境韃人逃遁沙漠怨入骨髓至偽章宗立明昌年閒不令殺戮以是韃人稍稍還本國添丁長育章宗又以為患乃築新長城在靜州之北以唐古乣人戍之酋首因唐古乣叛結耶剌都乣本典乣咩乣移典乣等俱叛

元忠按金史地理志云詳穩九處有咩乣木典乣骨典乣唐古乣耶剌都乣移典乣蘇本典乣胡都乣霞馬紇兵志載乣軍則有蘇謨典乣耶剌都乣骨典乣唐古乣霞馬乣木典乣萌骨乣咩乣胡都乣畧有異同考百官志載諸乣詳穩又有咩乣唐古乣移剌乣木典乣骨典乣失魯乣又云某年有慈謨典乣胡都

乣霞馬乣無失魯乣移典乣知乣有異同由隨時建置此錄據金志當作紥耶剌都乣木典乣咩乣移典乣等俱叛說海本宋人小說本耶作即咩作畔移作後與此本不作本咩作畔皆不免傳寫之譌

金人發兵平之乣人散走投

元忠按投鈔本作逃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於韃人且回鶻有田姓者饒於財商販鉅萬往來於山東河北開

元忠按開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並作具疑𤔡開字非具字駁文也

言民物繁庶與乣同說韃人治兵入寇忒沒眞忿其欺凌以此犯

邊邊州恐敗死

元忠按太祖紀云元年丙寅始議伐金初金殺宗親咸補海罕帝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金主璟暴虐帝乃定議所謂降俘與乣人散走投於韃人說合又云五年庚午春金謀來伐築烏沙堡帝命遮別襲殺其眾遂畧地而東初帝貢歲幣於金金主使衛王允濟受貢於靜州帝見允濟不為禮允濟歸欲請兵攻之會金主璟殂允濟嗣位有詔至國傳言當拜受帝問金使曰新君為誰曰衛王也帝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天上人做此等庸懦亦為之耶何以拜為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允濟益怒欲俟帝再入貢就進場害之帝知之遂與金絕益嚴兵為備云

云所謂貢歲幣於金與與塞外受其禮幣說合所謂受貢於靜州與築新長城於靜州之北說合史敘太祖伐金之由皆與此錄相表裏也

又按成補海罕元秘史作俺巴孩元耶律鑄雙溪醉隱集作錫巴哈罕所謂太祖皇帝伯父錫巴哈罕爲女眞所害是也

燕虜謂韃人曰我國如海汝國如一掬沙豈能動搖韃人至今老幼皆能記此語虜君臣因其陷西京始大驚恐乃竭國中精銳以忽殺虎元帥統馬步五十萬迎擊之虜大敗

元忠按忽殺虎太祖紀作忽沙虎金史作胡沙虎逆臣傳所謂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是也胡沙虎之敗在衛紹王大安三

年及崇慶元年見金史衛紹王本紀及親征錄

又再剮山東河北等處及隨駕護衛等人馬三十萬令高琪爲大

元帥再敗

元忠按高琪之敗在宣宗貞祐元年見金史宣宗本紀及朮虎

高琪傳又見親征錄

是以韃人迫於燕京城下是戰也罄金虜百年兵力銷折潰散殆

盡其國遂衰後來凡圍河北山東燕北諸州等處虜皆不敢嬰其

鋒

官制

韃人襲金虜之俗亦置領錄尚書令左右相左右平章等官亦置

太師元帥等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官稱或僭國王或權皇帝或郡王或宣差諸國亡俘或曰中書丞相或將軍或侍郎或宣撫運使隨所自欲而盜其名初無宣麻制誥之事

所佩金牌第一等貴臣

元忠按臣宋人小說本作官

帶兩虎相向曰虎鬬金牌用漢字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當便宜行事其次素金牌曰天賜成吉思皇帝聖旨疾又其次乃銀牌文與前同

元忠按西游記云成吉思皇帝遣侍臣劉仲祿懸虎頭金牌其

文曰如朕親行便宜行事與此錄合

又按黑韃事略云韃人有虎頭金牌平金牌平銀牌或有劵白出金銀請於韃主許其自打牌上鐫回回字亦不出於長生天的氣力等語爾考長生天的氣力等語爲蒙古常談故事略又云其常談必有託著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底福蔭元秘史云巴禿自乞卜察使奏來說賴長生天的氣力皇帝叔叔的福蔭將十一種國土百姓都收捕了明趙崡石墨鐫華載元蒙古字碑首云長生天氣力裏大福蔭護助裏皇帝聖旨據知爲蒙古常談

又按宋岳珂愧郯錄云洪文敏容齋三筆曰金國每遣使出外

貴者佩金牌次者佩銀牌俗呼為金牌銀牌耶君北人以為契丹時如此牌上若篆字六七或云阿骨打花押也據是則金牌銀牌蓋沿金制金制又沿遼制燕北錄云銀牌三道上是番書朕字用金鍍鈒成見在內侍右承宣朱璘處收掌用黑漆匣盛是也

如成吉思亦行詔勑等書皆金虜叛臣教之

元忠按此如輟耕錄所載聘邱長春詔及西游記坿錄所載勑邱眞人詔書皆是

遣發臨民者四日宣差

元忠按西游記坿錄聖旨中有宣差阿里鮮宣差都元帥賈昌

特旨蒙古四人從師護持中有宣差阿里鮮宣差便宜使劉仲

祿

遂州守臣皆曰節使今在於左右帶弓矢執侍驍

元忠按驍鈔本作御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勇者曰護衛

元忠按護衛乃總名其實執弓矢侍左右者名火兒赤元史塔

察傳火兒赤者佩櫜鞬侍左右者也元文類虞集曹南王世德

碑云火而赤者服御弓矢常侍左右者是也

風俗

韃人賤老而喜壯其俗無私鬬爭正月一日必拜天重午亦然此

乃

元忠按乃宋人小說本作亦

久住燕地襲金人遺制飲宴爲樂也

元忠按金史禮志云金因遼俗以重五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虜廷事實云虜人州軍及軍前每遇端午中元重九三節擇寬敞之地多設酒醴牢饌餅餌果實祭於其所名曰拜天元之拜天復沿金制故經世大典叙錄郊祀篇云我國家建大號以臨天下自有拜天之禮衣冠尚質祭品尚純帝后親之宗戚助祭率其世職非此族也不得與焉拜天之禮可考者如此

又按元王惲玉堂嘉話載張德輝邊堠紀行云至重九日王原闕

麾下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修時祀也其什器皆用不樺不以金銀爲飾尚質也又云四月九日率麾下復會於大牙帳灑白馬湩什器亦如之每歲惟重九四月九凡致祭者再其餘節則否所言亦指拜天之禮故與經世大典脗合

摩喉國王每征伐來歸諸夫人連日各爲主禮具酒饌飲燕在下者亦然其俗多不洗手而拏攫魚肉手有脂膩則拭於衣袍上其衣至損不解浣濯婦女往往以黃粉塗額亦漢舊裝傳襲迄今不改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婦女真色用狼糞塗面

上至成吉思下及國人皆剃

元忠按剳鈔本作刺據說海本宋人小說本改

婆焦如中國小兒留三搭頭在顖門者稍長則剪之在兩下者總小角垂於肩上

軍裝器械

成吉思之儀衛建大純白旗以爲識認

元忠按此卽元史太祖本紀元年丙寅帝大會諸王羣臣建九斿白旗卽皇帝位於斡難河之源共上尊號曰成吉思皇帝親征錄同蒙古源流作由是於鄂諾河上樹九游白纛以肅軍容亦其證鄂諾斡難對音字

外此並無他旌幢惟傘亦用紅黃爲之

元忠按大金國志記車轍云國王轍或紅或黃無定以金龍爲

頂北盟會編引張棣金虜圖經記儀衛云傘或紅或黃或緋此

錄云亦用蓋沿金制

所坐乃金裹龍頭胡牀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韃主帳中所坐胡牀如禪寺講座亦飾以

金后妃等第而坐如构欄然

國王者間有用銀處以此爲別其鞍馬帶上亦以黃金盤龍爲飾

國王亦然今國王止建一白旗九尾中有黑月出師則張云

元忠按木華黎傳云賜大駕所建九斿大旗仍諭諸將曰木華

建此旗以出號令如朕親臨也知白旗九尾卽太祖之九斿白

旗中有黑月者猶元朝名臣事畧於丞相河南武定王引汶郡王公所撰廟碑有云所將皆精兵旗幟作雙赤月也

其下必元帥方有一旗國王止有一鼓臨陣則用之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每大酋頭項各有一旗只一面而已原注以次人不許置常捲常偃凡遇督戰纔舒即卷

鞍轎以木爲之極輕巧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止用白木爲鞍轎鞔以羊皮鐙亦剜木爲之

弓必一石以上箭用沙柳爲笴手刀甚輕薄而彎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軍器有頑羊角弓原注角面連靶通長三尺有響箭

原注即鳴鏑也有骸骨箭有梢鋮箭剡木以爲枯落鶻以爲餙有環刀效回回樣輕停而犀利靶小而褊故運掉也易

奉使

彼奉使曰宣差自皇帝或國王處來者所過州縣及管兵頭目處悉來尊敬不問官之高卑皆分庭抗禮穿戟門坐於州郡設廳之上太守親跪以效勤宿於黃堂廳事之內鼓吹旗幟妓樂郊外送迎

元忠按送迎宋人小說本作迎送

之凡見馬則換易并

元忠按并鈔本作並據說海本改

一行人從恐可換馬謂之乘鋪馬亦古乘傳之意

元忠按經世大典敘錄驛傳篇云至元二年中書兵刑部上言

渾源弘州不曾立站順天眞定德興等路使臣背道經行索換

鋪馬中書省行下各處今後使臣止由正站走遞毋得經行不

立驛站之處換馬蓋在立站亦後若其始則如孟珙所言故西

游記坿錄成吉思皇帝聖旨有沿路好底鋪馬得騎來之語

近使臣到彼國王處凡相見禮文甚簡言辭甚直且曰你大宋好

皇帝好宰相大抵其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虜叛亡之臣教之

今乃鑿混沌破彼天眞教以姦計爲可惡也

祭祀

凡占卜吉凶進

元忠按進末入小說本作者誤

退殺伐每用羊骨扇以鐵椎火椎之看

元忠按看宋人小說本作著誤

其兆坼以決大事類龜卜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占筮則灼羊之枚子骨驗其文理之逆

順而辨其吉凶天棄天與一決於此信之甚篤謂之燒琵琶事

無纖粟不占占不再四不已所謂燒琵琶者蓋沿遼制宋葉隆

禮契丹國志記行軍云契丹行軍不擇日用艾和馬糞於白羊

琵琶骨上灸灸破便出行不破則不出琵琶骨卽羊髀骨元史

郭德海傳云又燒羊胛疑髀之誤骨卜得吉兆耶律楚材傳亦云帝

每征討必命楚材卜帝亦自灼羊胛亦疑髀之誤以相符應是也

又按明周恭王元宮詞云凶吉占年北俗渻旋燒羊胛問妖神

亦其事

凡飲酒先酹之其俗最敬天地每事必稱天聞雷聲則恐懼不敢

行師

元忠按行師鈔本作師行據說海本改

日天叫也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霆見韃人每聞雷霆必掩耳屈身至地若

躲避狀

又案燕北錄云戎主及契丹臣庶每聞霹靂聲各相鉤中指只作喚雀聲以爲禳厭也知韃靼畏雷亦沿遼制

婦女

其俗出師不以貴賤多帶妻孥而行臼云用以管行李衣服錢物之類其婦女專管張立氊帳收卸鞍馬輜重車馱等物事極能走馬所衣如中國道服之類

元忠按大金國志記男女冠服云至婦人衣曰大襖子不領如男子道服松漠紀聞亦云婦人著青衣如中國道服然孟珙所見韃靼婦女亦如此蓋沿金制

凡諸酋之妻則有顧姑冠用鐵絲結成形如竹夫人長三尺許用

紅青錦繡或珠金飾之其上又有杖一枝用紅青絨飾

元忠按顧姑亦作固姑元將正子山房隨筆載蕭碧窗詠北婦云雙柳垂肩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元揚允孚灤京雜詠云香車七寶固姑袍旋摘修翎付女曹注云凡車中載固姑其上羽毛又尺許拔付女侍手持對坐車中雖后妃馭象亦然又作故姑黑韃事畧云霆見故姑之製用畫木為骨包以紅絹金帛頂之上用四直尺長柳杖或鐵打成杖包以青氈其向上人則用我朝翠花或五采帛飾之令其飛動以下人則用野雞毛又作故故西游記云婦人冠以樺皮高二尺許往往以皁褐籠之富者以紅綃其末如鵝鴨

名曰故故又作姑姑草木子雜制篇云元朝后妃及大臣之正室皆帶姑姑衣大袍其次則帶皮帽姑姑高員二尺許用紅色羅蓋唐金步搖冠之遺制也又有作罟罟者元宮詞云侍從皮帽總姑麻罟罟高冠勝六珈又云罟罟珠冠高尺五暖風輕裊鵾雞翎又云要知各位恩深淺且看珍珠罟罟冠是也合觀諸說可知顧姑之制

又按顧姑又有作罟姑者元俞琰席上腐談載禰見官妓舞柘枝戴一紅物體長而頭尖儼如角形想即是今之罟姑也常熟張君鴻謂罟姑當即顧姑忠謂張說是也故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娼妓部載明李禎至正妓人行有絲綫採絨綴罛罟

之句

又有女袖衣如中國鶴氅寬長曳地行則兩女奴拽之男女雜坐

更相酧

元忠按鈔本作酬說海本宋人小說本作醻

勸不禁北使入於彼國王者相見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賴蠻公

主

元忠按賴蠻即乃蠻當是太祖滅乃蠻所擄公主以賜木華黎

者積宏簡錄注引此云國王摩睺羅之妻亦稱賴蠻公主未詳

何帝女即隱括此錄文

及諸侍姬稱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諸飲燕無不用席所謂諸姬

皆燦白美色四人乃金虜貴嬪之類餘四人乃韃人內四夫人者甚姝麗最有寵皆胡服胡帽而已

元忠按元秘史云賞孛斡兒出木合黎財物聽其儘力所取又對二人說金國的百姓不曾分與您如今有金國的主因種你二人均分凡好的兒子教與你擎鷹美的女子教與妻整衣所以人乃金虜貴嬪之類殆即金國主因種與主因元秘史亦作只兒斤親征錄作朱力斤部爲朱里眞之對音大金國志記初與本末云金國本名朱里眞蕃語舌音訛爲女眞或曰慮眞北盟會編云女眞古肅愼國也本名朱理眞番語訛爲女眞是也

燕聚舞樂

國王出師亦以女樂隨行率十七八美女極慧黠多以十四弦等
彈大官樂等四拍手爲節甚低
元忠按宋太學生沈某鬼董云十四弦胡樂也江南舊無之淳
熙間木工用寶以小商販易安豐場得其製於敵中始以獻禁
闥遂盛行云云知十四弦南宋時已有之蓋金制也
又按宋潛說友臨安志云乾道四年戊子七月壬戌臣僚言今
都人靜夜十百爲群吹鷓鴣撥胡琴使一人黑衣而舞衆人拍
手和之道路聚觀便同胡俗云云知拍手爲節南宋時亦有之
蓋亦金制
又按武備志載韃靼譯語人物門唱的拍板的舞的之下有拍

手的日塔直知明初韃靼猶仍舊俗以拍手爲節也

其舞甚異

元忠按草木子雜制篇云其俗有十六天魔舞蓋以朱纓盛飾美女十六人爲佛菩薩而舞元宮詞云十六天魔按舞時寶妝纓絡鬭腰肢又云背翻蓮掌舞天魔二八嬌娃賽月娥是也

韃人之俗主人執盤盞以勸客客飲若少留涓滴則主人者更不接盞見人飲盡乃喜如彼擊鞠止是二十來騎不多用馬者謂惡其鬨鬧也擊毬罷遣人來請我使人至彼乃曰今日打毬如何不來答曰不聞鈞旨相請故不敢來國王乃曰你來我國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圍出獵你便來同戲如何又要人來請喚

因大笑而罰六杯終日必大醉而罷且每飲酒其俗鄰坐更相嘗
換若以一手執盃是令我嘗一口彼方敢飲若以兩手執盃乃彼
與我換盃我當盡飲彼酒卻酌酒以酧
元忠按酧說海本未入小說本並作酬
之以此易醉
元忠按黑韃事畧云其飲馬乳與牛羊酪凡初酌甲必自飲然
後飲乙乙將飲則先與甲丙丁呷謂之口到不飲則轉以飲丙
丙飲訖勺而酬乙乙又未飲而飲丁丁如丙禮乙纔飲訖勺而
酧酬甲甲又序勺以飲丙丁謂之䤁換本防毒後習以為常所
謂䤁換即此錄之換盃

又按虜廷事實云金國上至朝廷下至州郡皆有過醆之禮如宰臣百官生日及民間娶婦生日若接天使趨奉州官之類則以酒菓爲具及有幣帛金銀鞍馬珍玩等諸物以相贈遺主人乃捧其酒與賓以相戩祝祈懇名曰過醆如此以結恩釋怨不如是爲不知禮所謂過醆當卽醆換卽醆換亦金制也

凡見外客醉中喧鬪失禮或吐或臥則大喜曰客醉則與我一心無異也我使人相辭之日國王戒伴使曰凡好

元忠按好宋人小說本作我誤

城子多住幾日有好酒與喫好茶飯與喫好俏兒鼓兒吹着打着所謂好城子乃好州縣也

丁酉十月元和胡劭介同年祥鏾刊漸學廬叢書以泉唐汪氏振綺堂鈔藏本蒙韃備錄見商元冬修夜恆苦不寐輒取古今說海及宋人百家小說本爲之校註間質當世謬謂可存遂付寫官然如太祖爲牌子頭結婁之子結婁與勃極烈對音勃極烈與伯里璽對音則西洋謂伯里璽爲總與索倫語同太祖長子北因與朮赤對音　四庫館臣據蒙古源流改元史朮赤爲卓沁卓沁亦與北因對音是北因卽朮赤朮赤於攻金西京陣亡可補史闕又太祖國舅按赤那邪對音亦作按陳那顏蒙古語以爺爲那言按陳那言猶言國舅爺矣觀劒門防禦考引譯語可證當時輕於成書率未之及刊成書此有餘悔焉光緒辛丑六月東吳曹元忠